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二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李敦源

宋史卷三百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一

韓琦 子忠彦 曾公亮 子孝寛 孝廣 孝藴 陳升之

吳充 王珪 從父罕 從兄琪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

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内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内臣監涖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為病琦奏罷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叅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内降

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
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為相謂之曰今
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
矣曾聞望方崇罕所獎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權知制誥
益利歲饑為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
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為緩調蠲給之逐貪殘不職吏
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
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為陜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

為所執時宰入他誣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寃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為經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晝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

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歷二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龎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為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

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横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强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

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宣撫陜西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晝修鄜延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内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勛業仲淹等

亦以天下為已任羣小不便之毁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為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譟城下琦聞之以為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嫠既廪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

保州在道為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
又振活饑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為準拜武康
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貪恣既誣逐
前帥李昭亮所為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契
丹冒占天地廟地琦名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廟
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砦地琦鑿塹立
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
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為此皆

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為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為三司使未至遷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

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昪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啟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

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明年英

宗嗣位以琦為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
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
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皇太后内助之力臣
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
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
宫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
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
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

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絶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彦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

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
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
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草制立潁王神宗立拜司空
兼侍中為英宗山陵使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
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為跋扈琦請去帝為黜
陶永厚陵復土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
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
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祕閣校

理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俶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為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効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

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懷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請辨愈切不克

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絶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剏團保甲四

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輙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追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

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畎畒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揺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悦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

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為治冢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嘗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邱墓故事三省長官惟尚書令為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後又詔雖

當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蓋貴之也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為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

公在此故也忠彦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於外國也如此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奬拔人材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為多選飭羣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為可用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陛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為

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鬬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論琦定策勲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彦端彦純彦粹彦嘉彦端彦右贊善大夫純彦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彦為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彦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

忠彦字師朴少以父任為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彦以祕書丞名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開

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出通判永寧軍召還爲戶部判官琦薨服除爲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因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于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爲遼王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懽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

還時官制行章惇為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禀而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禀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

祐中名為户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弟嘉彥尚主改同知
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
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政當時亦多譏斥章獻
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
心則善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
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
至是言者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
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

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
盡還流人而甄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為右相多不
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
以欽聖欲復廢后為忠彥罪再降大中大夫懷州居住
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
州居住逮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遂

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徽宗時為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命其子肖胄代之別有傳

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忠彥世濟其美繼登相位宜矣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民

田鏡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門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坐父買田境中謫監湖州酒久之為國子監直講改諸王府侍講歲滿當用故事試館職獨獻所為文授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擢天章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服仁宗面錫之曰朕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遂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為翰林學士判三班院三班吏叢猥非賕謝不行貴游子弟多倚勢請謁公亮掇前後章程視以從事吏不能舉手以端明殿

學士知鄭州為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
有使客亡槖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
者之廋耳索之果然復入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未幾
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
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
明練文法更踐久習知朝廷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
訪焉仁宗末年琦請建儲與公亮等共定大議密州民
田産銀或盜取之大理當以彊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

雖彊與盜物民家有間矣固爭之遂下有司議比刼禁物法盜得不死初東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無死者契丹縱人漁界河又數通鹽舟吏不敢禁皆謂與之校且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後將柰何雄州趙滋勇而有謀可任也使諭以指意邊害訖息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尋知戶部尚書帝不豫遼使至不能見命公亮宴于館使者不肯赴公亮質之曰錫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親臨處之安乎使者即就

席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熙寧二年進昭
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三年九月拜司空
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明年起判永興軍
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皆警備閱
義勇益邊兵移内地租賦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次
第奏罷之專務裁抑冗費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
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為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
游公亮不為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居一歲還

京師旋以太保致仕元豐元年卒年八十帝臨哭輟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勲之碑公亮方厚莊重沉深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上方向之陰為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遣子孝寬參其謀至上前略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已故引擢孝寬至樞密以報之蘇軾

甞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世譏其持禄固寵云子孝寛從子孝廣孝藴

孝寛字令綽以䕃知桐城縣選知咸平縣民詣府訴雨傷麥府以妄杖之孝寛躬行田辨其實得蠲賦除祕閣修撰提點開封府界鎮縣保甲法行民相驚言且籍為兵知府韓維上言乞候農隙行之孝寛牓十七縣揭賞告捕扇惑者民兵不敢訴維之言不得行入知審官東院判刑部熙寧五年遷樞密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

寛始擢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丁父憂除喪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鄆有孟子廟孝寛請於朝得封鄒國公配享孔子連徙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年六十六贈右光禄大夫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為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為都水丞前此班行使臣部木栰至者須校驗無所失亡乃得送銓監吏領賕謝不時遣孝廣治籍疏姓名謹其去

留一歲中歸選者百輩除京西轉運判官入為水部員外郎河決内黄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紓澶滑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齧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迹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即日濬決之累石為防自是無水患出提㸃永興路刑獄陝西京西轉運副使還為左司郎中擢户部侍郎進尚書坐錢帛不給費罷為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體奪職尋復之移知潭州加顯謨

閣直學士知鄆州孝廣與胡安國鄒浩善皆大觀中忤時相御史論之復奪職知饒州踰年徙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得故職以卒年六十贈正議大夫孝廣涖官以嚴稱獲盜輒碎其手焉

孝緼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糴糶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為牐以便漕運商賈既成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平改轉運判官知臨江軍召為左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時京邑有盜徽宗怒期三日

不獲坐尹罪孝蘊奏求盜急則遁益遠小緩當自出從其言得盜崇寧建殿中省擢為監居數月言者論其與張商英善以集賢殿修撰出知襄州徙江淛荆淮發運泗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蘊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既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勲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為戶部侍郎帝嘗問右曹儲物幾何疾作不能對徙工部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其後坐累連削黜至貶安遠軍節度副使宣和二年始復天章閣待制

知歙州方臘起青溪孝藴約敕郡内無得奔擾分兵守阨塞有避賊來歸者獲罪使出境人稍恃以安會移青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破杭孝藴單車至城下城既克復軍士多殺人孝藴下令從者得自首無輙殺皆束手不敢騖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歴知封州漢陽軍入為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好藏

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為搢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為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恩者毋得除館閣著作佐郎王璀遇殿帥郭承祐於道訶怒不下馬執送府升之言京官不宜為節度使下馬因劾承祐驕恣解其任張尭佐緣後宮親為三司使尋為宣徽使內侍王守忠領兩鎮留後求升正班御史張昪補郡久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窮問所從來唐

介擊宰相斥嶺南升之皆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闒滯罷懦則凌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昪與升之同領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務升之初為

諫官時嘗請抑絶内降詔許有司執奏勿下至是申言之詔委三省劾正其罪仍揭於朝堂文彦博乞罷相升之慮樞密使賈昌朝復用疏論其邪昌朝卒罷去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丐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内臣預議邪乃兩罷之以升之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

以母老請郡為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元年徙許中道改大名府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彦博呂公著既為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條例司其說以為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

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
臥逾十旬帝數敦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召為樞密
使足疾不能立朝七年冬祀又不能相禮拜鎮江軍節
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
中書令謚曰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
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
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為相甫得志即求
解條例司又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

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吳充字沖卿建州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髙第調穀熟主簿入為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者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銓歐陽修為之請仇家譖修以為黨宿詔

出修同州充言修以忠直擢侍從不宜用讒逐若以為
私則臣願與修同貶於是修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
張貴妃薨治喪越式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紙行文書不
令同僚知充移開封治吏罪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還
為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歷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
運使英宗立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其為吳王宮教授
時事嘉勞之尋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
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

沒或藳殯數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詔著為令河北水災地震為安撫使使還王安石參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壻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權三司使為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充請招還故地縻以爵秩使自領所部永為外臣無庸列置郡縣殫財屈力時方以開拓付韶充言不用八年進檢校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為數為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

代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幾年于兹矣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代之謀而欲期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槖也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

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充與議變法於前數為所詘安南師出無功知諫院張璪又謂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復置獄充既數遭同列困毀素病瘤積憂畏疾益侵元豐三年三月與歸第罷為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內行修飭事兄甚

謹為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於上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為諫官起居郎安持為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安詩子儲安持子侔官皆員外郎坐與妖人張懷素通謀誅死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曾祖永事太宗為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筭民皆

感泣使還或言其多弛賦租帝詰之對曰使新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悦珪弱歲竒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喈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舉進士甲科通判揚州吏民皆少珪有大校嫚不謹捽置之法王倫犯淮南珪議出郊掩擊之賊遁去召直集賢院為鹽鐵判官修起居注接伴契丹使北使過魏舊皆盛服入至是欲便服安云衣冠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遂為賀正旦使進知制誥

知審官院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為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三聖並侑南郊而温成廟享獻同太室珪言三后並配所以致孝也而瀆乎饗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饗親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温成廟為祠殿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内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而歎曰真學士也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

分侍臣命珪識歳月姓名再宴羣王又使為序以所御筆墨牋硯賜之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稱天以誄之制謚於郊若云受之於天者近制唯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濮王追崇典禮珪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始珪之請對而作詔也有密譖之者英宗在位之四年忽召至蘂珠殿傳詔令兼端明

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閒二府員缺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為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光祿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為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

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碓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啟之八年帝有疾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為太子太子立是為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五月卒於位年六十七特輟朝五

日賻金帛五千贈太師謚曰文公賜壽昌甲第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閎侈瓌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邢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以為當時兩府大臣嘗議奏請建儲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道裕

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遣士京故兄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珪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户參軍削子籍徽宗即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謚政和中又復之珪季父罕從兄琪

罕字師言以蔭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輕重失其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為圖明年訴牒至按圖示之某户可免某户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其式于諸道西方用兵仍年科箭羽于東南價踊貴富室至豫

貯以待糶罕白郡守倍其直市之而令民輸錢旁州聞之皆願如常州法累遷戶部判官修太宗别廟中貴人大慮材將一新之罕白是特歲久丹漆黯闇但當致飾耳榱櫨皆如故唯易一楹省緡錢十萬出為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罕行部在潮廣州守仲簡自圍中遣書邀罕罕報曰吾家亦受困非不欲歸顧獨歸無益當求所以相濟者遂還惠州州之惡少年正相率為盜里落驚擾惠人要罕出城及郊遮道求救護者數千計罕擇

父老可語者問以策曰吾屬皆有田客欲給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者如是得矣無者柰何乃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令邑尉增弓手二千已時下令約申而集募有方略者許以官秩金帛使為甲首久之無至者有婦人訴為僕奪釵珥捕得之并執奪攘者十八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此者長發為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尉所部亦至於是染庫帛為旗授之割牛革為盾形柔之湯中每

盾削竹籤十六穿于革以木為鼻使持之自蔽斷苦竹數千銛其末使操為兵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倣而行之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隷行伍無敢動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樂順流而下將至廣悉衆登岸斬木為鹿角積高數仞營于南門智高戴黄蓋臨觀相去三十歩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智高遂解去時南道郵驛斷絶罕上事不得通而提點刑獄鮑軻逌處南雄數具奏及賊平軻受賞罕謫監信州酒安

撫使孫沔言罕實有功復以為西路轉運使或傳智高不死走火峒儂宗旦據險聚衆邕守蕭注謀擊之罕呼宗旦子日新謂之曰汝父内為交阯所仇外為邊將希賞之餌非計也汝歸報擇利而為之於是父子俱降徙知潭州擢户部度支副使復為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駡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為人妻無子父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

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傳為神明監司上治狀敕書褒諭賜絹三百徙知明州以光禄卿卒年八十兄之子珪少孤罕教養有恩後珪貴每予書必以盛滿為戒云

琪字君玉兒童時已能為歌詩起進士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鬻爵禁錦綺珠貝行鄉飲籍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帝宴太清樓命館閣臣作山水石歌琪獨

蒙褒賞詔通判舒州歲饑奏發廪救民未報先振以公租守以下皆不聽琪挺身任之知復州民毆佃客死吏論如律琪疑之留未決已而新制下凡如是者聽減死歷開封府推官直集賢院兩浙淮南轉運使修起居注鹽鐵判官判户部勾院知制誥甞入對便殿帝從容謂曰卿雅有心計若三司缺使當無以易卿會奉使契丹因感疾還上介誣其詐責信州團練副使久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

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先是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令廂邏具為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復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為揚州潤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厨傳以沽名譽故待賓客頗闊略闇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葬于真州詔

真揚二州發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論曰公亮靜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升之自為言官即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琦專任薦王安石以間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為異同以避清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行何望其能正救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喁喁思有所休息充力不建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鞅以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勢何所重輕而陰忌正

人以濟其患失之謀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宋史卷三百十二

宋史卷三百十二考證

曾公亮傳子孝蘊皆束手不敢騖○騖南本作鶩

吳充傳作六箴以獻○六監本誤大今從南本改

王珪傳恕又誘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南北本俱作道裕今從宋通鑑及東都事畧改

宋史卷三百十二考證

宋史卷三百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二

富弼 子紹庭 文彦博

富弼字彦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

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通判絳州遷直集賢院趙元昊反弼疏陳八事乞斬其使者召爲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

破金明鈐轄盧守懃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斌為陝西都部署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鈐轄弼言用守斌既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又請令宰相兼領樞密院時西夏首領二人來降但補借奉職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於是從弼言除鹽鐵

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歷二年為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為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先以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

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懐與語英感悦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歳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之遂為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

大徳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羣臣

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治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

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

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
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
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
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即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易書而
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
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
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
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

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又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

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

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為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

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
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
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
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
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
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
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
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

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告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

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即自劾顓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為禮部侍郎又辭不受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博入問疾因託禳禬事止宿連

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宫内肅然語在彦博傳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為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虚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為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

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

得失所致者弼闓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揺上心使輔拂諌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捨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

使有悔是時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幷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手詔襃答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

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格詔
旨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鞫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
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
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言新法
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
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
不言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
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

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
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
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
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
及文彦博議立儲嗣會翊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彦
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為司
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
大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説圖任之際聽受失宜

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死尚何顧求特以不忍上負聖明輙傾肝膽兾哀憐愚忠曲垂采納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倖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

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為無足慮邪帝覽奏震悼輟朝三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曰文忠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慍其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

可得也其終身皆出於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中章惇執政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

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弼薨兩女與壻及甥皆同居紹庭待之與父時不殊一家之事毫髮不敢變族里稱焉歷宗正丞提舉三門白波輦運通判絳州建中靖國初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

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為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員外郎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紹興中同知樞密院事別有傳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昪高若訥從潁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

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黄德和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彦博置獄于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廣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彦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彦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為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彦博父洎為轉運使日將復之

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
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
密直學士知泰州改益州嘗擊毬鈐轄廨聞外喧甚乃
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
入斬之竟毬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
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為宣撫使旬日賊潰
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
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樞

寀使罷籍議省兵凡汰為民及給半廪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為盜帝亦疑焉彦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彦博亦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為慶語見弼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

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啟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

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横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内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彦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彦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彦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

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敎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彌持重衆心

以安流寇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彦博擅斬告反者彦博聞之以流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彦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閒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彦博為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彦

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

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既服

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

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

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

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

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即召還

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為樞密使劍南西

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彦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彦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彦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為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彦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兵亂彦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

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摭樞密使他事以摇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輙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

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黄懷信沿其制為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為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彦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悦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彦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彦博復相故

傅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
彥博勿問尋加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
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
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
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
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
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為定策自至和以來中
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

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為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

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彦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
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彦博朋附司馬光詆毀
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
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彦博逮事四朝任將相
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
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彦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
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
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

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温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彦博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如此彦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絶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

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
通行如初遂為洛城無窮之利彥博八子皆歷要官第
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與邢恕相善元祐初
為吏部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同州彥博平章軍國及
甫由右司員外郎引嫌改衛尉光祿少卿彥博再致仕
及甫知河陽召為太僕卿權工部侍郎罷為集賢殿修
撰提舉明道宮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
謗逮詔獄及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

幾復之卒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彦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建是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彦博相繼衰老憸人無忌善類

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宋史卷三百十三

宋史卷三百十三考證

富弼傳本朝撫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臣蒲封按更成二字文義近晦宋通鑑東都事畧俱作故屈己增幣

拜鎮海軍節度使判揚州○東都事略作判河陽又復判河陽彼此互異

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南本作其勢必爭

文彥博傳知翼城縣○山堂肆考文彥博爲榆次令

兵法不峻○南本作兵法不肅

史臣論仁人之言其利博○此引左傳應作溥

建是大計○南本作共定大計

相繼衰老○衰南本作以

宋史卷三百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三

范仲淹 子純祐 純禮 純粹　范純仁 子正平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

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宣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為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

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内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産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

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名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

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閒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

惻然廼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

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捄敝十事會

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

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

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注之海募

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

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

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吕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悦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宫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迺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

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閒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㫖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閒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

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為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

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戸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明

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邉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絶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計則茶山横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

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喻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輙通書又不當輙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為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羗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羗閱其人馬為

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
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
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
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為給食即不入砦本
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為
漢用矣改鄜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
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
王興朱觀為伍第恐為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

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

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為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懐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彦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㦸欲對徙

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横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

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輙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

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帝方鋭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内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邉任須在職滿三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

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

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提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彊壯為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敎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

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傜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為鎮併使州兩院為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為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

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内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兵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

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陜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

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入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迺以為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為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

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戸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頴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内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為歎息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

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純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為文章籍籍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輙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仲淹連官關陝皆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鈎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

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仲淹帥環慶議城馬鋪砦砦偪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純祐率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仲淹以讒罷純祐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為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從仲淹之鄧得疾昏廢臥許昌富弼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弼之來公耶私耶弼曰公純祐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純禮字彛叟以父仲淹蔭為祕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塼甓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虚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為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邉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

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棼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除戶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入為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張來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純禮批敕曰臣僚

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來能供職豈不能
見君壞禮亂法所不當為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
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純禮純禮曰論人而奪之位寧
不避嫌邪命果下吾必還之宰相即徙純禮刑部侍郎
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去知亳
州提舉明道宮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
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
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之苛猶慮未

盡豈有寛為患也由是一切以寛處之中旨鞫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為訓爾徽宗從之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並自内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

黜次升純禮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已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呂惠卿告老徽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曾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為慮純禮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謾邪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

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汩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寘諸要途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觞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

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
疏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
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純禮沉毅
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
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輙斥御
名罷為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啓
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
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宫卒年

六十七

純粹字德儒以蔭遷至賛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列有爭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為陜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恚病卧其麾下皆憤焉純粹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純粹奏關陜事力

單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時言者必職
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于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
神宗納之進為副使吳居厚為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
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純粹語其僚曰
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即奏本路得錢誠為利
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為右司郎中哲宗立
居厚敗命純粹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
軾自登州召還純粹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

此事尤為精詳後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河東之葭蘆吳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環慶之安疆深在夏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畧無所益而蘭會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棄所言皆畧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今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

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
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擒
横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寳文閣待制再任召為户部
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
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
復以寳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畧西夏疑純粹
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歴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
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

直學士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宫又責常州别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宫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沉毅有幹畧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濫以為國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霑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

任三子切為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

純仁字堯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遂生純仁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為言今近矣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遂養焉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

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舘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為著作林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既葬尹訝不先聞純仁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慁公為哉簽書許州觀察

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内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為糶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内民不知也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

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

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陜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陜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覬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

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巳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

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
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
中不可守邊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
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効桑羊均
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
國强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
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
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

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獘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為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

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屬官喜謂純仁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純仁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

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别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為朕悉心爾遂行泰中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

監司窮治迺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斤環州种古執熟羌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寃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讕訟詔御史治于寧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為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寛恐不

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邪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

以為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錄事
叅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
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鼈肉中純
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
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鼈其曰毒鼈肉者蓋妾與吏欲
為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
正其罪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為右諫議大夫
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

埀簾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熈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虚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謟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熈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

同志及臨事覩正類如此初种古因誣純仁停任至是

純仁薦為永興軍路幹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

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

直哉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

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

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皆施行邊俘

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

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

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為綰也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官及王

覿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彦博吕公著辯於
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
彦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
富弼同慶歷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
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
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録歐陽修朋黨論以
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為謗
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於典憲執政右其説唯純仁與

左丞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彦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左相吕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寛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其畧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

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確
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
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
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
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
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正
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
後來柄臣固合永為商鑑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

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為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司諫吴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别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戛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純仁自引咎求貶秩有詔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

邑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為助欲引為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

明肅上實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純仁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

皐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逺縱未能如古人亦湏極天下之選又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

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

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覬望邪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及蘇轍所謫太近純仁言之邵爲成都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

大夫知潁昌府入辭哲宗曰卿不肯為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吕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為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

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

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宫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虚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宫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詔之有曰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以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

之意純仁乞歸許養疾徽宗不得巳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埸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

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詔賻白金三十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夷易寛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

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巳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巳恕巳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邪弟純粹在關陜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鬭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其人書於坐隅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

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父純仁

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正平推與幼弟紹聖中為開

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戶部尚書蔡京以向氏

后戚覬欲自結奏拓四鄰田廬民有訴者正平按視以

為所拓皆民業不可奪民又撾鼓上訴京坐罰金二十

斤用是蓄恨正平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

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

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為哉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内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内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頴昌府印寄軍資庫自頴昌取至亦

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穎昌唐君益為守表其所居為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則可若於通途廣陌中為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預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正平退閑久益工詩尤長五言著荀

里退居編以壽終

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為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考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為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救蔡確

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宋史卷三百十四

宋史卷三百十四考證

范仲淹傳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推尋文義當云皆得不誅

仲淹子純禮張來除起居舍人○來東都事略作耒南北本誤

仲淹子純仁召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東都事略無遷侍御史四字 臣宗楷 按韓億傳尋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則殿中與侍御史應是二官

韓維無名○無名二字有疑

維盡心國家○南本作日思國家東都事略作盡心爲是

宋史卷三百十四考證